

从视域融合视角比较杜牧《清明》诗歌的英译

贾德江, 陈佳^①, 贾伟^②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选取杜牧《清明》诗歌的六种英译文为研究对象,从视域融合角度进行比较研究,重点围绕原诗的韵律、风格和神韵再现探讨译文在形式、内容、意境三方面与原诗的视域融合度,旨在提升读者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鉴赏能力。

[关键词] 视域融合; 杜牧; 《清明》; 古诗英译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1-0105-04

诗歌是由一系列富含情感与意象的短句按照音韵学排列组成的文学形式,想要完整地在译文中再现原诗的音韵节奏、风格神韵以及思想感情并非是一件易事。因此,“译诗难,译中国古诗更难。原诗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译诗也须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1]在此,本文以杜牧名篇《清明》为载体,从阐释学视域融合角度出发,从形式、内容、意境三方面对其六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希望通过比较分析,深化读者对视域融合理论的认识,提升其对中国古诗的翻译、鉴赏能力。

一 阐释学中的视域融合与翻译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这一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缔结了根深蒂固的联系,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曾提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2]此外,伽达默尔还提出了“视域融合”这一概念。他指出:“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理解者的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视域,而文本中也暗含了某种历史的视域。因此,文本理解活动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两种视域的相遇”^[2]。笔者认为,所谓的“理解者的前见”即译者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与其知识结构、个人兴趣、生活体验、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等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同一文本存在不同译本的原因。“文本中的历史视

域”即“人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搜集到的相关背景资料及对该文本做出的各种理解与阐释”^[3]。因此,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调节自身历史和现实视域以促进与原文本视域的融合;此外还需要促进融合后所产生的译文文本视域即目的语文本与其语言文化视域的融合。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在对其进行翻译时,译者不仅要再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且要体现原语言风格及其所创造的独特意境,同时还要兼顾原文本给读者带来的感官冲击,实质上就是要求译者不断努力促使自身与原作者的视域融合。

二 杜牧及其《清明》诗歌简介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出生于世家望族,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是晚唐杰出诗人。他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尤其在诗、赋、古文方面成就卓著。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4]他写下了众多为人千古传诵的文章,如《阿房宫赋》、《赤壁》、《九日齐山登高》等。杜牧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此外,他善于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格。他在诗歌创作上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为“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

《清明》一诗是杜牧客居安徽贵池时撰写的名篇,当时他想要施展抱负却被排挤出京,过着刺史的

[收稿日期] 2012-11-12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清明节与美国感恩节的文化比较研究”资助(编号:2010C018)

[作者简介] 贾德江(1952-),男,江苏南京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①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② 衡阳市三中教师。

生活。全诗表达出诗人无尽的愁情,展示出他空有抱负却不得志,不能建功立业的无奈,亦道出其清明时节无法返乡拜祭亲友的悲痛之情。该诗语言通俗易懂,毫无经营造作之痕,并且音节和谐圆满、景象清新生动。诗人用起承转合的章法行文。第一句是“起”,交代时间“清明”与环境“雨纷纷”,在这充满悲伤的日子里又下起了绵绵不断的细雨,自然增添了人们的悲哀之情。第二句是“承”,点明在这个特定时间人物“行人”的思想感情,其实这里的“行人”不仅包括来来往往回家拜祭已逝亲人之人,也包括诗人自己,显示了人物悲伤至极,难以忍受的情状;第三句宕开一笔,写出诗人欲借酒消愁的念头,这是“转”。由此直接逼出了整篇的精彩之处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即“合”,该句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耐人寻味。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4]这正是《清明》一诗章法的生动写照。

三 从视域融合角度比较杜牧《清明》诗歌的英译

杜牧《清明》诗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思想价值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对其进行文学评鉴与翻译研究。从笔者所搜集到的翻译研究的资料来看,黄国文对该诗的英译文进行了人际功能、逻辑功能与经验纯理功能探讨。贾少敏从图式理论角度比较了其英译文。孟德祥通过对英译文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了诗词翻译中重构意境的重要性。目前尚无学者从阐释学视域融合角度对其进行译本比较。笔者在下文将从该视角入手对其进行研究。目前笔者收集到该诗的六种译文,下文中分别简称为吴译、许译、蔡译、孙译、杨戴译、万王译。为了便于比较与节省篇幅,将六种译文摘录如下:

(1) 吴钧陶译(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t drizzles thick and fast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 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 /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 cowboy?" / He points at Apricot Village faraway.^[5]

(2) 许渊冲译(The Mourning Day)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6]

(3) 蔡廷干译(All Souls' Day)

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 on All Souls' Day, /

The men and women sadly move along the way. / They ask where wineshops can be found or where to rest --- / And there the herdboys' fingers Almond-Town suggest.^[7]

(4) 孙大雨译(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Upon the Clear-and-Bright Feast of spring, the rain drizzles down in spray. / Pedestrians on countryside ways, in gloom are pinning away. / When asked "Where a tavern fair for rest, is hereabouts to be found", / The shepherd boy the Apricot Bloom Vill, doth point to afar and say.^[8]

(5) 杨宪益、戴乃迭译(In the Rainy Season of Spring)

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 /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9]

(6) 万昌盛、王佃中译(The Tomb—visiting Day)

The ceaseless drizzle drips all the dismal day, / So broken-hearted fares the traveler on the way. / When asked where could be found a tavern bower, / A cowboy points to 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10]

(一) 形式的视域融合

和谐的音韵,鲜明的节奏是诗歌在形式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凡是优秀诗篇,多是通过音节的匀称以及语言的对称来达到节奏的和谐,并且通过押韵与平仄的交替使用,使音调和谐动听。一首诗歌因为节奏和韵律的存在才能充分表现诗人情感的起伏。原诗是一首典型的七言绝句,结构工整,节拍分明,平仄突出(原诗平仄为: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首、颌、尾三联尾字(“纷”、“魂”、“村”)押韵,给人带来声音上的美感,此外,“纷纷”叠词的运用增加了全诗的音乐感。由于英汉语两种语言系统在词汇构成与表达习惯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特点,译文要完全再现原诗的节奏与韵律特点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能尽可能地保持译文与原文形式上的对等与融合。

纵观《清明》一诗的六种译本,均保持与原诗相同的诗行,除孙译每行字数较多外,其余译文每行字数大体相等。在押韵上,吴译和孙译采用“aaba”的押韵模式,这与原诗的押韵方式相同;许译、蔡译和万王译均采用的是“aabb”押韵方式,这虽然稍微变换了原文的押韵方式,然而这是译者通过对原文的

音韵视域解读后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促成的视域融合,这种译法也实现了音韵美,其中万王译还在首行使用了押头韵的方式(“drizzle”, “drip”, “dismal”, “day”),增添了译文的音乐感。然而,杨戴译采用的是无韵译法,相比其它五种译文在音韵、节奏方面不免稍显逊色。

(二) 内容的视域融合

成仿吾曾说过:“译诗应当是诗,这是我们所最不可忘记的。其次,译诗应当忠实于原作。”“忠实原作”最基本的就是要求忠实于原作的內容。《清明》一诗所描绘的是:清明时节,路上是匆忙返乡拜祭已逝亲友的人们以及孤独赶路的诗人,然而偏偏碰上了纷纷的细雨,于是诗人想找个酒家避雨,并想用酒来解自己纷乱的愁绪,便开始向牧童询问。这样的画面浑然一体,表达出诗人的无奈以及愁苦之感。该诗中最难确定的是“路上行人”的指代以及“借问”的主体,笔者认为,“路上行人”指来往于路上赶回家拜祭已逝亲友的人们以及孤单赶路的诗人自己,“借问”指的是诗人自己,正因为清明这个本来就让人没法高兴的日子里,偏偏遇上一场淅淅沥沥的细雨,这便更让人闹心了,再加上诗人又是形单影只,孤独寂寞之情无以言表,所以找酒家躲雨以及借酒消愁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样便合乎常理。因此,译者对“路上行人”以及“借问”主体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文是否与原诗在内容上达到视域融合。

首先来看六译本对“路上行人”的翻译。吴译将其“行人”译为“I”即诗人自己,这忽视了千千万万回家扫墓的人;许译以及万王译均将其译为第三者单数,即“the mourner”与“the traveler”,这种译法似乎也忽视了包括诗人在内的其他人,与原诗在内容上未能达到视域融合;其他译者均将其译成了复数第三人称,符合原诗内容的视域融合。

再看“借问”主体的翻译。在六种译文中,蔡译将其译成“they ask”,这显然违背了原诗的内容,众多行人应是赶路回家拜祭已故的亲友,而不是询问酒家地址,这与清明节扫墓祭祀的严肃语境相悖,因此未能在内容上与原文达到视域融合;吴译、许译、孙译以及万王译均未出现问话的人,这是对原诗意境的保留,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此译法同样实现了与原文内容的视域融合;杨戴译则直接将其翻译成“I ask”,这就直白地表达了诗人想要找地方避雨并且借酒消愁、排解孤单落寞之情的急切心理,该译文显然符合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三) 意境的视域融合

诗贵意境,“意”就是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境”就是诗中描绘的景物形象和生活画面。总结起来,“意境”便是“诗中所描绘的自然景色和生活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的艺术境界”^[1]。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1]由此可以看出,意境塑造在诗词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故在进行诗歌翻译时,译者应尽力将原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巧妙地呈现出来,这也正契合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中所表达的看法,他认为在翻译的“三美”中“‘意美’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12]在原诗中,诗人用平凡朴素的语言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诗意贯通、首尾相衔、环环相扣的诗歌意境。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愁苦、悲哀和凄凉的。首先通过对“雨纷纷”清明节天气的渲染,以及对路上行人“欲断魂”情状的描写表现出“行人”在阴雨绵绵的天气中所产生的悲哀情愫。之后通过“借问”一词表达了诗人在外乡孤苦无依只能借酒消愁的感情。最后,“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中的“遥指”一词表达出作者想要喝酒却又不能马上得到酒的惆怅之感。为了展现出原诗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译词的选择至关重要,只有选词精准才不会导致原诗意境的丢失,才能促进原诗与译文在意境上的视域融合。

首先,笔者将对“清明时节”的翻译进行评析,因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奠下全诗的感情基调。在所有译文中,有四种译文(吴译、许译、蔡译、孙译)都将其译为专有名词,其中吴钧陶译为“The Pure Brightness Day”,孙大雨译为“The Clear—and—Bright Feast”,这两个译法用词并不准确,因为“pure brightness”、“clear”、“bright”本身含有轻松愉快之意,与诗歌本身的意境不符,并且与下文“雨纷纷”的翻译自相矛盾,自然会让外国读者疑惑不解。此外,“feast”所表达的是一个盛宴节日,与清明这一节气含义上相差甚远。由此可见,译文未能很好地促成与原文本意境上的视域融合;蔡译将其译为“All Soul’s Day”,这是西方的万灵节(11月2日),指罗马天主教超度祈祷亡灵的节日,这种译法在一定程度上与清明节扫墓的意境相似,但是其与清明节不仅在时间上截然不同,在文化内涵上也有天壤之别,因此,该译法也未能达到与原文意境的视域融合;然而,许渊冲将其译为“The Mourning Day”,却较好地表达出哀悼亡亲故友的含义,并且与原文意境相符,此译文促成了与原文的视域融合。另外,有两种译文(杨戴译,万王译)将“清明时节”译为普通名词,其中,杨戴译为“the rainy season of spring”,这种译法虽能表达出春季梅雨时节阴雨绵绵的天气特点,

但未能渲染出悲哀的情绪与意境,亦不能达到与原文视域融合;万王将其译为“the dismal day”符合原文所要营造的意境氛围,达到了意境上的视域融合。

其次,关于“雨纷纷”的翻译也值得探讨,因为该词对全诗感情的渲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六种译文中,除了蔡译将其译为“the rain falls thick and fast”之外,其余译者都使用了“drizzle”及其各种形式来翻译“雨纷纷”,这种译法恰到好处,不仅描写出清明时节细雨绵绵的特征,这纷纷雨丝也恰如作者的愁思,更加深了作者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愁苦心境,与原文在意境上融合得恰到好处。然而蔡译用“drop”一词虽展示出雨大而急的特征,但与原文意境却不符,因此也未能在意境上达到融合。

最后,由于“杏花村”一词在原文中起着突出主题的作用,其译文的好坏对整首诗的意境产生很大影响。从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我国文学界普遍认为‘杏花村’不是真村名,而是泛指杏花开放的村庄。”^[13]因此,将“杏花村”译为专有名词的译文(如吴译“Apricot Village”、蔡译“Almond-Town”、孙译“Apricot Bloom Vill”)均不能表现原诗的意境以及突出原诗主题,反而许译“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杨戴译“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以及万王译“yonder village of the apricot flower”对意境的描绘极其到位,仿佛那杏花开放的村庄若隐若现,平添了诗歌的意境美,这正好促成了译文与原诗的视域融合。

译诗难,译好中国古诗更难,因为中国古诗在音韵、节奏、意境和美感方面独具一格。本文尝试从阐释学的视域融合视角出发,就《清明》一诗的六种英译文本从语言形式、诗歌内容、情感意境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六种英译文本虽然在较大程度上接近或达到与原诗的视域融合,但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就与原诗的意境视域融合而言,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文在六种英译文中似乎稍胜一筹。因此,诗歌译者在实现视域融合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促进自身视域与原作视域最大限度的融合,这样才能使译文读者真正领悟原诗的神韵与意境美。

[参考文献]

- [1] 冯庆华. 文体翻译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2]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 Sheed and Ward Ltd, 1975.
- [3] 梁海波. 视域的三度融合与《论语》中英译中的阐释循环[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1(5):177-178.
- [4] 刘 颀. 文心雕龙[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8.
- [5] 郭著章. 唐诗精品百首英译[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 [6] 唐诗三百首[M]. 许渊冲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7] 文 殊. 诗词英译选[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 [8] 孙大雨. 古诗文英译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9] 唐诗[M]. 杨宪益, 戴乃迭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1.
- [10] 朱丽云. 中国古诗一百首[M]. 万昌盛, 王 阂中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1999.
- [11]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 [12]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 [13] 黄国文. 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5):1-6, 11.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Qingming by Du M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sion of Horizons

JIA De-jiang, CHEN Jia, JIA 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six English versions of Qingming by Du Mu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compar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sion of Horizons. It is focused on the degree of fusion of horizons in form, content, and ideism concerning the reproduction of rhythm, style and subtle beauty of the original poem in TL version so as to improve readers' ability to render and appreciate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Key words: fusion of horizons; Du Mu; Qingming; comparison of English versions